

俄国犹太难民的人华与在中国的犹太人

王希亮 编译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中图分类号]D82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04)05-0054-04

一、概况

东亚各国中,如果说同犹太人关系最深、最悠久的当属中国。犹太人最早到中国应是1900年前,当时,他们从小亚细亚跟随商队来到中国,几个世纪来一直居住在南京等中心城市。到了6世纪,在山西建立起犹太教堂,9世纪在广东发生杀害犹太人事件,12世纪中叶又在开封建立起犹太人教堂,这些史实一直传到今天。移居到中国的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他们的社会,可以想象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但是,经过长期的同化和灾厄的影响,犹太人又在逐渐地衰弱。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犹太人移民中遗留下来的只有黄河岸边开封府已被同化的犹太人,其余的大多数人或者死去,或者移居上海,融入中国的民众之中。

到了近代,中国同犹太人的关系从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同中国通商开始。进入19世纪,由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字,南中国的5个口岸开放、香港割让、治外法权设立等,美、法、俄、德等国势力进入中国,中国几乎开放了所有的重要口岸。而多数的犹太人则是作为欧美资本主义诸国的先驱,或者“搭便车”进入了中国。

其中着先鞭的自然是英国人,他们在上海建立了英国势力的大本营,因为上海直接遏制着中国经济大动脉的长江,而英国势力中的中坚力量

就是犹太人。他们集中居住在上海、天津、青岛等中心城市,以英国的威势为背景展开活动,同时也得到英国势力的庇护。

此外,有必要提及一笔的是,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接着内乱迭起,许多犹太人为了避难进入天津或者上海。还有,希特勒实施排犹政策以来,从中、东欧移往上海的犹太人增多,现在仍有增加趋势。这些新来者大多是无国籍者,他们占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多数,作为国际民族构成一个特异的社会,成为所谓犹太问题的一个因子,其动向势必给中国乃至东亚带来相当的影响。

二、在天津的犹太人

20世纪初统计,在天津的犹太人约150人,主要来往于俄罗斯、波兰经商或者从事旅店业。俄国革命后许多犹太人流入,据美国《犹太年鉴》第14卷记载,到1935年,犹太人增加到3500多人。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据天津后排除敌对分子,实施经济统制,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犹太人的数量减少。据1939年统计,犹太人有600户、1800余人,以国籍别统计如下:无国籍(主要是从俄国来的难民)800人、苏联250人、美国200人、德国100人、英国100人、其他300人;以职业别统计如下:勤务250人、毛皮商150人、经纪人100人、工人100人、自由职业75人、商店和公司经营5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对中国各地进行间谍调查活动的同时,也涉及到移居中国各地的犹太人。本文编译了40年代日本学者小山猛夫所著《东亚与犹太问题》以及曾我部静雄的《开封的犹太人》中的部分内容,供从事犹太人研究的学者参考。

[收稿日期]2003-12-08

[作者简介]王希亮(1946-),男,山东龙口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天津的犹太人活动的中心机构是天津犹太人民会。它是统合犹太人的中心,1904年创立,现拥有会员700余名,会长是无国籍的犹太人E. U. 列文琴,副会长是美国籍的焦·毛里斯和波兰籍的L. 马林斯基。该民会归属设在哈尔滨的远东犹太民族中央协会的领导,接受其指令。

另外,在天津的犹太人组织还有犹太慈善协会、无国籍犹太人事务局、逃难犹太人对策委员会以及小型金融组合、犹太复国主义等团体。社会设施有供犹太人活动的犹太人俱乐部、教堂、医院、中小学校等。

在经济实力上,可以说天津的银行业、毛皮业、石油会社等资本家以及英法租界的巨商们,几乎都依靠犹太人财阀的投资。

三、北京的犹太人

截止1939年8月,北京的犹太人口数大约为120人,此后数量又有所减少。在北京的犹太人按国籍分,最多的是法国籍人,为40人;其次是英国籍,30人;美国及无国籍者各20人;苏联籍10人。按职业别没有统计,大体是有财力、过着富裕生活的人居多,他们除从事商业、旅店业外,还有医师、教师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是,据有些媒体报道,当地有名的劳库费拉医院的主治医师以及燕京大学外国人教师中,犹太人占据重要地位。表面上由法国人经营的北京饭店实际是由犹太人操纵。另外,外国大银行、大商店的首脑人物中,也有许多犹太人。以卢沟桥七七事变为契机,日本人势力开始进入北京。据说当时的北京。在外国人实业界中,除了日本人势力外,犹太人是执牛耳地位的。

四、在青岛的犹太人

据最近的资料表明,青岛现居犹太人220余人,大部分属于无国籍之人,有国籍者不过48人。其拥有国籍情况如下:无国籍(主要是避难的俄国人)173人、德国24人、英国12人、美国7人、其他5人;其拥有职业情况如下:酒吧业经营6人、房租租借2人、理发业2人、医师2人、事务所租赁2

人、乐器业1人、服装业1人、其余为自由职业者或工薪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中经营酒吧业的人较多。因为青岛是稀罕的避暑地,每到夏天来该地旅游的外国人很多,加之这里又是美、英军舰队的停靠码头,所以可以获得较丰厚的收入。

当地的犹太人十分团结,特组织了民会以保障犹太人的权益,并促进相互扶助和亲睦相处。民会受哈尔滨的犹太民族中央协会领导,会长是美籍犹太人K. E. 采贝尔曼(此人是拥有巨额不动产的百万富翁),副会长是无国籍的道宾斯基医师。民会主要由副会长执掌实权。

另外,作为犹太人精神粘合剂的教堂,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五、在上海的犹太人

犹太人同上海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不义的鸦片战争。犹太人高尔顿将军占据上海之后,立即将在东印度公司里从事殖民地经营的犹太人召到上海,开始构筑国际化都市的基础工事。最初在上海扎根的是犹太人财阀爱拉依阿斯·大卫·沙逊。此人是出身在巴格达、在孟买建有总店的犹太人大卫·沙逊商会会长之子,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上海建立分店,沙逊家族的一些人也随之迁来。从此,沙逊家族开始在上海发展势力,成为在中国的犹太人势力中心。此外,在财界自不待言,包括工部局、海关等上海的生命线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生命线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现在,当家人维克多·沙逊被称作上海王,其他犹太人也很有势力。

如今,在维克多·沙逊统率下的沙逊财阀已不仅仅是远东财阀,还是国际犹太人投资的金融机构,在政治上的活动也引人注目。它的本部设在伦敦,在上海同英、美、法、德、日的商事会社、银行等联手,又把持英荷银行和在香港澳的上海银行,另外,铁路、交通、矿山、畜牧、港湾、土地买卖等所有的殖民地事业和金融汇兑、金融保证等作为财阀的一切营利事业,都在它的运营之中。

维克多·沙逊个人拥有资产当在2亿元左右,他支配下的各种事业、会社的总资产在30亿元,可以看出其势力的庞大。

除沙逊财阀外,上海财阀中屈指可数的犹太人财阀还有卡道里、埃兹拉、哈同、阿诺尔道、焦塞夫、勒葳、勒蒙多等家,他们以上海或香港为据点,腾飞在各实业界。另外,在赛马场、回力球、舞厅、咖啡、电影院等业也有许多犹太人在经营。

七七事变前在上海居住有七八万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约3万,俄国人约2.5万,英国人约1万,美国人5000,德、法国人各2000。外国人中犹太人约4000人,其中有3000多人属阿什肯纳兹系人,以俄国的流亡者和北铁(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转卖后从哈尔滨流入者为主,即所谓无国籍者。其中大部分人从事咖啡、西餐馆以及小商贩、小工厂经营,另有医师、乐师、技术职业者等,这些“新来者”尚没有形成势力。与之相反,人数仅数百人,但直接参加过上海的建设、成为垄断势力的犹太人属于塞法迪姆系人,多持有英国的国籍。另外,七七事变以来,从德、奥避难来上海的阿什肯纳兹系犹太人达2万人以上,按国籍分如下:俄国系无国籍人约2000人、英国籍犹太人大约500人、美国籍犹太人大约50人、从德奥避难来的犹太人大约20000人、其他约450人。

以下,简要介绍在上海的犹太人的团体、机关情况:

1. 上海塞法迪姆系犹太人协会

以英国国籍阿拉伯系犹太人作为中心组成的民间组织。它在上海属于历史比较悠久的犹太人组织,拥有会员500余,其下属机关和联络机关有:

- (1) 上海“安古罗犹太人”协会(会长卡道里)
- (2) “马卡比”俱乐部
- (3) “贝鲁茨哈隆”犹太教会

2. 上海阿什肯纳兹系犹太人协会

会长托帕茨,名誉会长布罗夫。它是以阿什肯纳兹系犹太人(俄系及其他大陆系的犹太人)的团结和相互协助为目的的组织,受哈尔滨犹太民族中央协会统辖,会员3000多人,其下属机关、团体有:

- (1) 上海犹太人俱乐部(会长布罗夫)
- (2) 远东犹太复国主义团
- (3) 上海犹太人学校
- (4) 无利息贷款组合
3. 中欧犹太人自治协会

会长勒奥波里特·斯忒哈尔特。为了亲睦从

中欧避难来上海的犹太人,开展文化、宗教、福利等事业的自治团体,1940年组成,截止1940年2月有会员1700多人。

4. 在华国际援助欧洲难民政治委员会本部
委员长斯皮尔曼。它是国际欧洲难民政治委员会(美国)在中国建立的组织,以救济在中国的犹太人难民为目的,同时联络和指导下列机关:

(1) 上海欧洲犹太难民救济联合委员会(委员长M.斯皮尔曼,第一部长考曼,第二部长马克斯博士)

(2) 犹太难民医疗协会

(3) 犹太难民收容所及中央分配所

5. 犹太中央情报局远东支部

主任M.皮埃尔曼。该机构是以联络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目的而建立的,本部设在美国,远东支部过去设在哈尔滨,1939年移到上海。该机构在对犹太人进行生活、就职等调查和斡旋的同时,也调查移居前所在国的经济、政治等情况,属于犹太人秘密情报机关。

6. 布那伊·布立斯协会

会长拉宾·布拉温。该会属于共济会的外围组织,又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以阿拉伯系犹太人为主要成员,“促进人类社会健全发展的救济事业”是该组织犹太复国运动的一部分。现在该组织的主要事业是经营医院。

除上述团体外,还有以奥德·考林肖那尔为团长的犹太复国团;以达威德为首的犹太文化协会等团体。

概观在上海的犹太人,可以说在财力上塞法迪姆系犹太人绝对压倒人数上占优势的阿什肯纳兹系犹太人。在新来者中几乎全是阿什肯纳兹系犹太人,加上从中欧来的避难者,形成了三个群体。由于他们各自的历史、语言、宗教、国籍的不同,不能说他们经常地保持着一致团结,但在民族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潜在他们心中的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中心思想,使他们组成了命运共同体,成为超越一切的原动力。这可以从他们对中欧犹太人的共同救助,以及对纳粹德国的深刻的敌意中充分表现出来。

六、在开封的犹太人

一般认为,从古代的汉朝开始犹太人就进入了中国。从开封犹太人的口碑中,以及在重建的《清真寺记》碑文中,记载了“汉时入居中国”的字样,说明犹太人进入中国的确很早,只是缺乏切实的史料,尚不能断定他们究竟何时进入中国。有史料根据的是,在宋元时代犹太人的确已经开始入居中国各地。

从宋代开始,犹太人就已经居住在开封,而且他们的子孙一直延续居住此地至今。南宋孝宗年间(1163年),在开封的犹太人建立起犹太教的寺院,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动工重建,在开封信奉他们的犹太教。这些人最初到开封时改姓为赵、金、张、艾、高、李等,据他们称,其中的赵姓是当时宋朝皇帝赐的姓,与皇家同姓,后来张姓人家没有了,现在只剩下六个姓氏。还有一说是剩下赵、高、艾、李、石、金、张、章等八个姓氏。

在开封中心部偏东的东区有教经胡同。这个胡同是犹太人的居住区,以前分为南教经胡同和北教经胡同。当地人又把这个胡同叫做“挑筋胡同”,因为犹太人在吃肉时一定要把筋头巴脑部分挑出去,所以中国人称犹太人的犹太教为“挑筋教”,称犹太人的寺院为“挑筋教礼拜寺”。也有人把犹太人寺院称做清真寺的,缘于有些中国人认为犹太教和回教是一回事,所以称回教的寺院是清真寺,称犹太教的寺院也是清真寺。另外,还有人把犹太人称做“青回回”。

在开封的犹太人到了元、明时代,已逐渐汉化,忘掉了固有的习惯,其中还有人学习中国的儒学,参加文官考试(指科举),因此而中举者不止一二人。如今,在开封的大部分犹太人是处在维持生活的状态,多以经营商贾为生。

据西方人玛琴在1866年的调查,当时犹太人在开封的总数为400人左右,现在只剩下80余人,多数人移居到上海等大城市从事商业。人数减少的另一原因是为了保持种族的纯洁,犹太人可以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回教徒,但不能同其他教

徒或其他种族通婚。事实上,汉族也不希望同犹太人通婚,所以,犹太人获得配偶很是困难,加之生活艰辛也难以成婚,因此最近犹太人的人数在逐渐减少。

为了保持犹太人种族的纯洁,而避免同其他种族结婚,因此在开封的犹太人中还能够看到高鼻梁、深眼眶的犹太人容貌。可是,如果同汉族通婚,事实上就不可能保持种族的纯洁,今天居住在开封的大多数犹太人同中国人的容貌差别不大。尽管犹太人是极力抵制同化、厌恶同他民族通婚的民族,然而,开封的犹太人可能是个例外,由于通婚正在被同化。

如同孤岛一般居住在中国人中间的犹太人,不可能长年正常地生活下去,总要逐渐打破他们的传统。如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不信奉犹太教,甚至忘记了希伯来语,在语言风俗上完全同汉族一样。笔者采访的赵氏是属于知识分子的阶层,多少还能说一些希伯来语。据他介绍,在犹太人中保存的关于犹太人的记录、文书等,在以往接待外国人时都陆续送出去了,他家的家谱是用希伯来语和汉语写的,可是在中华民国7年(1918年)也被一个外国人买去了,现在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记录之类都没有保存下来。

作为团结犹太人的中心设施犹太教寺院,当地称清真寺,如今完全荒废不存一瓦,留下的只是运动场一样的空场。中华民国2年(1913年),此处遗址的所有权归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有,该教会准备在这里建设医院,由于犹太人的反对而没有建成。另外,该寺院保存的惟一纪念物是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刻制的一块《重建清真寺记》碑,碑文已经模糊难以辨读,大概是追记宋元时期寺院的情况。这块碑也由圣公会持有,树立在该教会的入口处,成了装饰品。

最近,开封的犹太人掀起了一个保存遗迹运动,对世界各地发现的珍稀遗迹、遗物等想办法保存下来,同时,对日渐沉沦和日益减少的人口也予以保护,试图把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见证长久地保存下去。

[责任编辑:初祥]